

其遺風洋洋也既入晉陽又得悉其狀按李方

岳仁夫氏仁夫固先生甥也其所狀按李方

其大者表之先生諱選別號仁山世為大梁延

津人父金以經術起家母姚生三丈夫子伯當

時典膳周藩季當世為南宮佐先生其仲子

云慷慨有大節自垂髫與同邑楊叅知公攻博

士家語遂齊敵厭夫世之卑卑者於是謝時好

期以合作者之林而豐豐談世故即

國家大典及河防虜情錢穀鹽鉄罔不識其大畧

每督學使者入學舍交譽之高生高生非直有

文通達國體矣乃屢北亦不以止移好古之心

携同志如方岳及劉少參諸君卒業心田齋居

中心田其所編以誤者以是腔滿惻隱性又樂

施見人之難誓以身赴無惜財力其友愛尤景

殷殷集金為季弟當世貸金為從子操後先入

贊公家而從子得遊太學皆其力也侍其姊歸

李即方岳公母也愛敬有加及飭方岳兄弟以

正無啻母教有從姊妹娶居無以飽暖歲時給

衣食以竟其身楚人素博士率於官則痛哭曰

素一邑師也何忍視其狀按李方

卷四

四三

力為之經紀復厚資楊生達護其喪俾生者死

者還鄉土同舍原生宅以風木廬墓而垂白偃

蹇則毅然倡眾白督學曰原生孝可以風得援

貢許生時者業已領貢以親老不欲去膝下願

以貢還之有司乃貧無以為菽水計則捐金濟

之已復試貢先生序非相當者督學謂其藝不

甲甲趨時格遂代許貢於

人人曰固尚義之報執嘉靖中因歲不稔盡所

蓄以饋貧者後力無以周倡義勸巨室協賑之

癸丑再不稔道殣相屬復倡於巨室復以賑又

飭蒼頭携錢於中途密伺困甚者捐錢易食以

濟亦不令食者知錢出何氏以是存活者衆鄉

人有爭出折片言能剖其藩籬靡不歛衽服也

至官府鄉間凡遇燕樂則借之為祭酒人人嚴

重之而非公事絕不濡官府一啓口即官府嘗

曰高生一青衿如操權能使人人敬服此其品

不凡每當省試其英氣勃勃直欲拾芥一第然

竟以諸生終焉已巳某月易衾篋正冠而卒距

生正德丙子年五十有四娶於楊有淑德副室

郭有楊之風以守節終均未有嗣女四一適監

務儼御聖賢肖像徽冕紳繪舉以法魏馬煥
現肯伴若霄壤愈喜不自勝必率邑者新得其
人也不然何數十年之廢墜倏然舉而遺其
詢其所以教諭褚子南華進曰近得賢令來宰
邑事政平之暇爰絳度匪亟匪徐以修廢舉
墜為已任乃克如斯敢祈一言勒之貞珉庶將
來者知所記云予聞其言向之所未信者果無
與今之所意度者果有中因作而嘆曰
國家建廟立學以斯文之有在也守令作新修舉
乃居官職分之當為也事雖職分當為然求其
克盡而無忝者千百之不能什一也今延津得
賢令未期歲乃能起其仆而修之撤其舊而新
之取常情之所緩者而急之非知者能如是乎
是宜勒碑以張大之也賢令謂誰東魯陳寬氏
也於是乎書

重修廟廡記

副使廣陽車璽

延津去汴梁九十里北距衛輝減九之二邑小
途衝公使往來肩背相接地狹于河沙礮交雜

延津縣志

卷四

四

十戶九窮况以兩稅百需歲供月索為茲今者
自予蒞河南觀之十年之中已三易其人矣每
周遊于學宮敗壁頽垣左枝右梧予既病其邑
之下而且病官于斯者之難其事也弘治壬子
知縣梁文盛以朝邑貢士應選迄今已未踰七
年今春二月陞山東莒州知州過汴言別曰有
為于有為之邑易有為于無為之邑難二者之
中人才之高下見矣爾憶吾歲正之言乎文盛
謙而不敢當蓋予今年春正月抵延津遠而望
之城堞巍峩壕塹深廣予曰令其知嚴所守者
矣既入街市趨而過之宮墻壯麗廟宇尊嚴予
又曰令乃克成厥蹟者矣諸生晉臺下予不覺
喜溢于辭而謂梁令將不久借于此今果有東
莒之行文盛遂拜請文以紀其事予曰君子不
沒人之善子能守吾支邑興吾學校吾焉得不
揚于辭嗚呼政與教治民之本政未舉教未立
而欲民之趨于善難矣又况處艱難具財費壯
城隍新學宮他日盜賊滿彌賢才彙進而將歸
其功于何人邪易曰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
矣爾其無怠于官成東魯觀風者報善之政將

不與延津矣文盛曰謹受命予因記之于學且以鼎諸生工始于私治下邑之夏落成于己未之春廟凡若干楹廡凡若干楹戟門櫺門若干楹分督者縣丞王璠主簿王政典史張賢教諭胡贊訓導趙龍慶霖云

重修廟學記

邑人李戴

吾延為中州最下通諸公署制多湫隘獨廟學宮規度軒豁甲于中州蓋知文教為首務故重之云嗣是而後小有圯壞賢有司相繼修之丙子歲雷雨大作毀脊摧簷堂廡無完堵蕭然不救風雨矣邑侯趙公視學見之抵回留之不能去毅然欲更新之以公藏虛勢不能也通聚邑人而謀措俸以倡之三學博縣尉諸屬吏各出俸有差鄉大夫及士民皆欣欣輸所有如恐後焉學諭劉公即簿會三執事紀出入與司訓劉公周公共設計繕修之費擇諸生中之長者李子克勤朱子好仁姚子時家楊子希賢監之朝夕督工則于喬子洙獨責成焉董治諸匠

延津縣志

卷四

四

則訓術李自東與膳周信羣謀畢集不數月由廟廡而下次第告成即龕櫃簾簾莫不完備大勢雖仍舊而堅固精密則視昔有加焉惟明倫堂未就以冬寒且絀于財而有待也未幾趙侯入為太僕丞府幕左公來署邑篆下學訓諸生之諸費一以自任不半月而工完廟前舊有坊創建于邑人周公孺者久而就壞公亦起撥而新之崇其臺基飾以丹雘翼以屏牆視舊制亦煥然改觀矣工始于戊寅季秋趙公倡之終于巳卯仲夏左公成之事出義舉不勞民不費公齊真一時盛事也師生議立石紀之同來徵余言余當受

命之秦藩過里時見廟貌傾圮深慨于中今幸觀厥成也可容以不文辭間嘗有感于陶冶然夫制器以前民用曲藝事也猶必闢除其肆堅飾其爐冶良工始得運心思而美器出焉學校固多士陶鎔地也吾延瘠薄隘之鄉計地之所出不啻與都邑相什伯千萬獨科第常不之豈非徽靈於廟學耶迺米學校漸圯而科第亦漸

其人運之厄世久矣今得二公先後用心厥工告成且盛於曩昔從此師生羣居其中教學相長弘陶鑄之化廣薪樞之路從此魁士名久蟬聯通籍不視昔益蒸蒸稱盛哉論如是則二公之美意庶幾其無負矣趙公名經由鄉貢貫祿陵左公名述由選貢籍蒙化任本府經歷學諭劉公名尚德貫零陵司訓劉公名寅貫夔州周公名明謨貫羅田俱起明經典史丁公名煒貫蕭縣協成大事皆有功于學校者因備錄之以識不忘

鼎建儒學尊經閣記

邑人李戴

廩延故中州文獻地其學宮文風自昔稱盛萬曆改元後甲第稍乏堪與家謂後無主山宜起一樓閣應之擬在明倫堂後顧其地舊為講堂廣文借以為居不可易矣一夕偶遭回祿盡成灰燼念曰天有意斯文哉火文明之象也除舊而更新之其此時乎遂議起講堂為尊經閣上貯典籍下祀文昌以其神主文事也易文昌祠地為學官宅一時縣學捐俸倡首而縉紳士民

延津縣志

卷四

聖七

爭輸贊助工予第塔同焦子思忠申子如墳三孝廉任其事未就緒而赴南官因請太原二守周公評獨任之邑侯楚南鄭公和乾殫力拮据以補不足丁酉畿北劉公元會命役督成之氣象弘濶規模顯敞視昔煥然改觀諸師生請予觀其盛因命為記予自歸制以來見督學公造士者再矣次第入賢序者幾六十人應試者二十四人蓋彬彬盛矣自是奏牘公車策名天府者可預卜其麟次也得非山靈應耶昔人有言地靈人傑重在地也又有曰人傑地靈重在人也人非地不鍾地非人不顯二者相待而交相應也吾延學宮一新高閣鼎建即郊閣樓櫓凡關一邑風氣者靡不整飭所為地靈計亦云備矣一時多士儀度雍雍文章郁郁詎非人傑子何言哉予惟

國家重庠序蓋儲真才以輔世非徒以文物美觀

也而士子受

朝廷作養亦欲幼學壯行建名世業非徒以虛名獵貴顯也不觀南山之阿乎萬木叢生森森蔽日人望之以為盡材矣匠氏操斧斤而是斷是磨

曾無當棟梁榱桷之用者矣取于繁茂為不其
為山靈羞乎吾延冀爾之區往時典籍不備師
生昕夕所教學者制舉藝耳其不能廣聞見而
拓習襟無怪也今建此閣購四方百家言而貯
之諸士子日登覽其上更相參考則聖賢心印
一目了然不煩客作借書而內聖外王之術獲
可尋矣雖然聖賢之言聖賢之心也吾人之心
與聖賢之心一也不求吾心之聖賢而徒事口
耳目役役于糟粕將枝葉盛而本根撲綴技擅
雕龍文成月露亦不過炫美一時耳豈
聖天子作養真材意耶吾黨諸俊傑得兩河之間氣
已具上達之資矣其尚求諸吾心以立作聖之
基參諸經史以為養心之助則居而明道可以
窺聖賢之堂與出而用世可以作
朝廷之棟梁澤究寰宇名勒旂常使人日之曰此中
州所作養士也此棗嶺所產之真材也將地靈
因之愈顯而是閣千萬年益增重矣因為之頌
頌曰巍巍高閣尊彼聖經官墻堂奧環列翠屏
燦燦七曲為章于天翊我文明仰止先賢窮經
伊何日博曰約升堂入室豈曰糟粕希賢伊何
哭

延津縣志

卷四

曰文曰行如見羹牆由賢而聖譽髦斯士應彼
文星落筆生彩吐詞為經科第勲名今古為烈
於焉斯年地靈人傑

重修啓聖公祠記

邑人宋守志

啓聖公先賢孟孫氏先儒程朱蔡氏舊未有祠
典之缺也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
列祀廡下禮之紊也我
世宗皇帝繼天建極敦典崇禮乃集儒臣之議以道
學之傳有開必先而典之缺者當舉也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而禮之紊者當正也乃別立一祠
中祀啓聖公以顏魯思孟四父配享程朱蔡氏
各父亦從祀

聖制明盡真所謂侯百世而不惑而一洗古昔之陋
也一聖七賢之心庶得慰於冥冥之中而天下
萬世之公議定矣嘉靖十年祠始成歲久頽圯
邑侯竹徑陳公商於分教劉白山張九洲二公
修兩耳房而縣尉程臨坡實理其事子因侯之
意重修祠堂仍創為龕所以崇廟貌而妥神靈

也嗚呼風化本源之意雖不專藉於此然諸公
振作儒道之念諸生進修德業之益未必不
而仰止矣故記之珉

重修文昌祠記

邑人劉致中

吾延在河以北頗稱文獻地自丁卯乏人
三科士心恒惴惴不無望于賢官之靈氣
也歲在乙亥堪輿郭中峯先生過延余
軒上舍邀往觀焉歷覽周匝一一指示
陽至理行至文昌祠慨然嘆曰文星宜如斯之
黠下乎欲興學校其必崇此而後可靖軒聞之
向余言曰此先伯及泉公所建祠也
嗣葺先緒固吾後人責耳惡可惜小費不遺
庠千百年無窮之利乎因請于邑侯開州張明
海公侯三載績成百廢俱舉惟茲有志未逮正
用缺然聞斯舉也欣然促成于是靖軒始消吉
鳩工高其臺階崇其垣墉飾其戶牖易壁以磚
更新飾舊又繪梓童帝君奎金碧輝煌之像不
月餘而厥功告成焉蓋萬曆三年三月吉日也

延津縣志

卷四

四九

時掌教吳文川分教李五山李靜泉三先生暨
蓮幕陳君前川謂靖軒雅意不可無述以余于
茲工曾首肇其意因以操筆之責委焉余不文
然周君高義固晚近代世祿之子所罕觀也爰
溯始末勒之貞珉用志歲月且使人知後之人
才果興彬彬濟濟以接踵前哲則今日修葺之
功固不可無也周諱謙字思忠今武邑令及泉
公姪福建道監察御史樂軒同胞弟也其累葉
科名四世共譽為廩延詩禮望族見于邑志兩
載者余不悉贅惟茲輕財重義有功學校不
承家之子余特表而出之以為世勸云

延津縣正官題名記

邑人李戴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責公署有題名蓋所以
紀官遊亦所以寓鑒戒也內而九卿百執事外
而監司守令無不皆然獨吾延則闕如也如文
獻何邑侯鄭公於政暇考求既往溯自異代
及我朝共若干人勒其姓氏籍貫並題歷於
石微予言題其端予惟自古親民之官必曰

令其與民相習而下民皆待命而則令視守九
親故古稱令為民牧而民稱令為父母其情義
所關至重也昔傳稱召杜為政小民呼曰召公
曰杜母雖婦人女子無不知其姓字使為令者
以古杜其人耶則人人人口碑家家戶戶視無所用
題名天然其間殊不盡然清畏四知者恒多而
簞簞不飾未必盡無也治邑猶家與傳舍其官者
鬻民事未必盡無也治邑猶家與傳舍其官者
異轍蕭鞭示辱與草菅其民者殊利是以惠政
每變於去後而賢哲論定愈久而愈不磨也且
以吾延計之歷代至今不知其幾千百矣漢宋
至元僅得七人其泯無傳者衆也今之立斯
石也豈徒垂姓名不朽哉賢否不清則鑒戒自
在後之官斯土者舉目視之某也某也寬其
也惠某也夙標令名某也榮轉清要見賢思齊
孰無是志乎他如拂民心料吏議遺珠宮評
且心斥之矣肯復蹈履轍軌鄭公題名之建其
所寓意至深遠也鄭公為政雅不近名其民之
感德不特軼劉雄輩稽古召父杜母亦不侈讓
子姑不敢諛頌於今即此題名之立亦可以占
政有餘力矣

延津縣志

卷四

五

延津縣學博題名記

鬱華越應

延津舊無誌有誌自嘉靖乙丑鄉大憲中憲宋
公始誌一有而諸文獻稍稍可考而實以後未
及續也儒學舊有科貢題名題名止于科貢而
不及廣文大夫廣文者雖不敢收魚兔之功得無
忘筌蹄乎然亦非不及廣文者之遍廣文者自
視傳舍曾不自立以思報
國家崇儒之意假令留名果皆流芳乎余不位素
厥姑名者第感前恩後因嘆天下事存乎其
夫題名豈徒虛名循名責實則多士之稱謂無
規諒必少爾有規諒必多斯名之題詎非廣文
者返鏡索照之一助哉殆不容或掩亦不容不
勉矣至于人情登科甲不患其沒名而上窮經
皓首薦上皇家三途之正乃近三十年無一人
一問矣尤堪慨世余從中憲公一筆之後併續
之它日有志修史者庶不勞而理而余猶愧其
力之所及僅僅耳諸所未及以俟君子萬曆

辰長至日鬱華國人洞鶴越應揚記

重修名宦祠題名記

邑人李戴

名宦祠為名公宦遊吾延者祀也舊與鄉賢祠並建戟門左右年久漸圯鄉賢後裔輸貲為修其祠縣尹劉公觀名宦則慨然曰此有司事也遂捐工脩之既竣事命予為記予稽祀典凡有功德于民者祀之名宦所祀諸公非皆有功德于吾延者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官斯土者原有父母斯民之任故民之被其德者去而思歿而祀亦猶子孫之祀其父母祖父母不能諫也爰稽吾延邇自上古其為民父母者不知其若干人矣而祀于祠者則無幾蓋心思運于一人而德澤及于百姓功德被于一時而祀典垂于奕世上有是施而下有是報其理固然向使為民父母者以傳舍視官以秦越視百姓鷹鷂其政令而漁獵其脂膏縱可革面豈能格心在任且側目而去後奚崇祀也後之官斯土者盍其祠思其人將必惕然省曰予今日所履之

重修縣志

卷四

五

符諸名公之符也所泄之政諸名公之政也所歸約之民三代直道之民也彼以一人之施而獲百里之子孫以三五載之拮据而博百千禩之相宜其視自私自利濶囊橐為子孫計者真霄壤懸矣則斯祠也固所以報前功不亦可以垂後範乎劉公豈弟君子也雅有鸞鳳之譽乃於茲祠而銳意修輯者又可以規景行之思矣因其請記遂筆之石俾為父母斯民者勸

重修鄉賢祠題名記

邑人李戴

國家隆重祀典舉一鄉之賢者與名宦并祀無論爵之崇卑身之隱顯凡德足以表正一方者皆與焉其為教化計至深遠也吾延鄉賢祠舊與名宦俱列戟門之側久而就圯邑侯劉公漸葺費序欲更新之從祀者之後裔爭欲輸貲助工率太原二守周君評廩生揚子克抑董其事不數月告成功咸造予請曰從祀諸賢雖姓名具主中而履歷未詳議立石于門屏各書生平梗槩以便瞻仰願一言題其端予曰善哉是舉也蓋揚前休垂後範也古云君子居是邦不能

道其鄉先正址也從祀諸賢皆吾延之秀氣所鍾也考之異代及我

朝垂六百年入祀者僅十八人耶顧不重哉使文獻無徵後將安考今勒斯石萬古不泯同鄉後

學一入其門英雋若見將歷歷指其姓字而歎之曰某也立功朝守某也樹德鄉問某也高風

可仰某也而後此者又將以何事為師念及于是之師也而後此者又將以何事為師念及于是

有不思先民是程先進是後者乎且撫今以追昔必指之曰某即今之某族也某即某之祖若

父也也可因先世而錫光于後裔援古以証今必指之曰某之子孫克肖也某之子孫駸類也亦

因後人而榮辱其祖父接目警心德勸昭然華萃斧鉞不啻嚴矣即卿黨自好者且為勸昭然華

賢者乎噫是石也可以觀矣若再圯而時修又後人責也何侯子贊

後人責也何侯子贊

創修廩延書院記

邑人張瑾

廩延書院在昔無也嘉靖壬午歲山東張公奉尹是邑謁

延津縣志

卷四

五十二

宣聖畢遂進諸生而告焉國無賢才可以言治道乎

念曰未可也才不豫育可以致斯賢乎念曰未可也公復告曰育才致賢非幽隱清僻之地不

可也也是故安樂式創于堯夫白鹿復重於仲晦尋幽磨鈍良以此也邑治之南將百步許有繼

何潘而為者未靡翠宇面清流背蕪園左官道右隙原幽隱清僻無如此地余將創而為之為

諸生講道論德之所扁其名為廩延書院惟時躬臨相與諸生執經問難月旦有評庶乎德可

進業可修躋而為正大光明之學以成楛楛後偉之業且使諸尼人其人而不為吾民惑不亦

可乎念曰此盛舉也遂請於督學憲副蕭公公曰是予夙心也惟今從吾志于是命公市材撤

舊增新構正堂三楹東西舍二十間業諸生門屏分列簷廊深遠規模氣象瀟灑可觀也若夫

朝夕誦讀涵養陶鎔先器識而後文藝俾士知禮民向義強者服懦者立翁然向化靡然從風非茲院之成以啓之乎是則吾侯治延之首務也遂記諸石

民舍之興廢則思奮觀猷猷之易治則思勤觀
先人之慎壘則思孝是塔之有益吾延也誠大
哉若狝高翠聳表吾延之秀氣則又其次矣
曰浮屠為佛氏說也而公云云無乃非本意歟
予曰佛氏之教在慈悲即吾儒之仁也其用主
于普度諸君睇望四郊不其百里一家乎推此
而包荒襟度無彼我矣一登覽而衆善生即普
度意也僧妙玄請記其事遂援筆書之是工也
始于嘉靖己酉成于萬曆乙酉起于常慶僧終
于妙玄僧云

鼎建大覺寺白衣觀音閣記 邑人李戴

吾延城中有大覺寺古刹勝槩也居邑之西北
隅人皆曰西北乾方一邑之壽山也其形勢宜
高謀建樓閣于寺後塑白衣大士像虛兩旁為
貯經計樓閣下為水陸會所東西各三楹左為送
生菩薩右為眼光菩薩巽地關門以通出入白
之邑侯鄭公即捐俸倡之遠近聞風樂施者無
慮數千百家募緣則寺僧妙玄復以善人裴自
真侯佐董其事越三載厥工告成予往觀之登

樓禮大士憑檻眺望一邑宇舍盡在目中因歎
曰先哉閣乎居然大觀也僧衆合掌請曰建閣
公意也閣成山門愈增重矣佛殿以下一切重
新皆非借力願公一言以傳世世予曰創建此
閣以壯一邑之形勝此人謀也能使四方響應
輸貲赴工此大士力也大士以三十二願隨人
說法又以十四無畏施救諸苦難至求嗣報應
有白衣重包之異又其彰彰者者今吾延之壽
山得大士主之則一切衆生繩繩嗣續所謂隨
有希求必獲如意其為一邑禳福也豈渺小哉
攝經文言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
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
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此言則感通之機不在
音聲而在一心蓋吾人之心與菩薩之心一也
人能一心向善悔舊愆則此心與菩薩合故
以心傳心是謂正固彼所謂法雲真際慧日康
衢無過此耳若不知求之吾心之菩薩而陰行
不若願稱菩薩名而求護祐人且洞其肺腑可
好神下是心也人以此有之人人稱之非絕德也

事合義中... 人仰高閣而... 吾心之善... 善奉行匪... 何異經云... 則不動此... 而更人入... 關慈悲之... 也特千萬... 視一方赫... 且康易惡... 於焉斯年... 永護此邦

大覺寺長明燈記

元翰林揭傒斯記

世言長明燈其義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稱量

延津縣志

卷四

五十六

林學上承... 特授河南... 子楚仙帖... 延津上乘... 記惟我朝... 者泰安王... 更立八朝... 世鮮與焉... 省參知政... 平章政事... 照映海內... 祝釐五臺... 燈供去年... 燈亦首具... 月之明也... 能燭乎幽... 月之明不... 君之治天... 以遠其明... 亦不可一...

者公故曰凡吾所以為此者非以求福田利壽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上之萬一也然公所以報其功烈盛矣又奚假布施之為乎推公之心蓋欲世世子孫錫忠本朝遠天子之明于天下如膏火之繼日月而無窮既以諸佛作證又徵愚言為鑒公之心又可知矣乃書以諗于公公曰然且名其子尼摩性吉福安等告之而後刻石公娶完澤氏河南王之女也詩淑柔嘉亦好善不倦上嘗曰女可謂君子夫大矣遂封曾國夫人是寺者議主合立八達隆吉祥也師承滿道人太德中以千夫長武宗漢北已而嘆曰吾不學出世法而從兜鑿乎臺官學佛玄關幽鍵一叩而微公言之上為天子所知前後錫賚不可勝紀承天報恩寺之建也師實主馬故有旨傳住持云

重修東門記

邑人李戴

延津縣志

卷四

五

王公設險守國城垣為急重關禦暴此為政第一義也吾延以蕞爾小邑亦在梁衛間公準節轅驛吏飾廚傳供賓客即不暇給且歲比不登無能為繕修計城之壞者稍補葺之獨東門則規制卑隘皆閉無資有司者寢不貼席邏卒視中夜不敢少休邑侯鄭公切以為憂時予將之留都過里中公愀然向予謀曰邑東門名曰奉春殆一邑生氣所關止論禦暴即為風氣慮急宜撤而更新之顧民瘼財賦為之奈何曰此吾民之利也公且為士民計士民獨奈何不自為計乃謀之族人親識凡近居東門者皆量力輸貲佐之公復議于上官出公帑鳩材聚工不三月而告成功為臺為堦為層樓視舊制增宏麗焉及予召為司空復經故里則煥然改觀矣公且不居功推而讓予予曰不然夫城垣公家事也公實主之使公不任其事雖士民有心將安能為况一村二邑皆公所規畫而督成之風氣之說雖渺然不可知從此以後夕而閉晨而啟暴客累足不敢叩閤闕以內民得安枕信乎公之大有造于延也公實心為民視已資以公帑舉全城而盡飭之俾皆如東門之雄

峙豈非士民千百世利哉公即願為延力肩之
業當道不專為一邑發公帑而一邑之財力窮
不能繼使公衛民雅意祇得僅見于一門而已
後人知成功之難時加省視有壞則急修之公
之功不與延也並悠久執噫公之善政殆不止
此如創義倉勸積貯修學宮墾荒蕪他日采風
者自有循良傳以紀盛美予不敢贅姑述其概
工一事以告來者士民皆欣然有請遂書刻之
石鄭公諱和乾湖廣安陸人典史趙觀化浙江
山陰人亦與有勞者若督工委官及輸賦士民
附勒碑陰

石婆固東嶽廟古酸棗記 邑人李戴

吾廩延古酸棗邑也邑以木得名必為土之所
宜歷觀郊野叢生則有之未有成樹者惟石婆
固東嶽廟後遺一株其大合抱其高數丈宛如
怪石壁立居民皆不知所從來考斷碑記則稱
尉遲敬德奉命董修廟之後曾繫馬掛策其上
所載業侍御為崇嶽神顯靈事涉不經姑畧而

延津縣志 卷四 五

不談獨所云尉遲公舊跡則此必唐以前古樹
也故吊古者往往趨觀焉予幼時靜攝村居與
表叔兩槐姚公散步其下玩而奇之茲叨轉過
里屈指幾三十載矣兩槐公會飲予問曰古木
無恙乎曰騎已十年根之旁發一枝亦且拱矣
見其質堅而不朽因率高運輩圍墻障之勿使
剪伐及也予驚而嘆曰何千百年不壞而壞于
今耶昔召伯巡行南國憇甘棠下人愛而不忍
傷至今遺跡尚存酸棗非棠然尉遲公古名臣
也勲伐不滅召伯則此樹當與甘棠埒矣况吾
邑以此得名顧可不知愛耶噫甘棠以人重酸
棗又無以地重則兩槐公之重之也而豈徒哉
敬勳數語于石以告來者

復署延津記 新都孫文範

余不佞庚寅之冬猥承 上命而署延篆人言
延邑民淳事簡即鉛刀亦可以劾割余謂不佞
之器鉛刀也操之以往或可無害及入疆而睇
視之其俗敦龐其民樸茂縉紳先生耆年碩德

可以觀法自淑而逢依之士舉彬彬雅雋質有其文竊又沾沾自幸謂俗純美而民易嚮方單父之師友儼然具在可愉快而勝任矣詎謂其對罷彫瘁而難循理也昔漢吏稱良亦不過曰政乎訟理使閭閻無愁嘆之聲已爾乃今延民之愁若獨以訟之不理乎執車馬捷於羽檄使若應如烽火則苦驢驛界頻河壩地多沙礮則苦荒蕪室無蓋藏凶歉乏備則苦巡野無租入官不緩征則苦催科且年歲屢侵大陵之氣繼之為虐民不轉死於溝壑者幾希擊其罷殺問其疾苦惻然有隱憂焉將何決策可以措安全而使無愁嘆也難之矣未幾代去今年壬辰春暮承委復署偶際審戶之年復見日至而待審於庭者容皆菜色衣盡懸鶉及舉籍而稽之丁之逃者亡者老疾不堪後者咸未與除而地之瘠者家之窘者差賦徭役與沃土設富之民不相懸異嗟嗟賦役不均若是何怪乎窮民偏累之若不幸倒懸也藉令不為調停則貧民益不堪命思酌腴瘠而定其中低昂於上下間而使之以平期上不失國之常賦下可以寬民力而

延津縣志

卷四

季九

雙節傳

江西左布政永嘉二谷侯一元

雙節者一姑一婦河南宋公守志之大母母也大母胡氏母張氏後先一節稱雙節云宋公之

大父曰宋珣以成化丙午舉于鄉其明年卒時胡氏年僅二十三也二女一男男曰宋滋甫一歲胡秉節不貳事舅姑盡孝恤孤盡仁日夜紡織不輟其父通判胡公寧哀之謂曰吾幸有家足資汝衣食何自苦如此對曰非為餓死也所為此者不敢弛女婦之職且以勗幼孤示之勤爾從子五人胡氏視之如一飲食衣服悉與已子同又時斥其餘以賑隣里鄉黨之親而

於是鄰里鄉黨翕然合詞稱曰胡氏乃所產之孝女賢母貞婦也滋既長為邑庠廩生誠實學使者常第一才氣不羣人謂胡貞婦有子矣無何竟以疾卒正德庚午五月也時張氏年纔二十一子男一即宋公也生甫五月矣於是張氏痛其夫即絕食累日欲下從之或勸曰奈姑左右方是何張氏悟慟哭乃復食事姑頃刻不離共守一孤相與撫而教之蓋胡母寬仁而善誨當宋公幼時嘗旦卧未起胡呼之曰汝聽鳴首何聲曰雞鳴曰雞是時即鳴汝是時不起汝雞不若矣又嘗傷飲食卧胡問得之謂曰汝乃傷食卧乎夫飲食不宜多者也多即生疾而汝則多食書宜多者也多讀即為士君子而汝則不聽之常嬰然不得進於善至張母則方嚴宋公公有不率輒誚責或踞之加箠撻焉畧不少貸其義方特甚甚於嚴師傳蓋二母仁義兼施寬嚴相濟以毓宋公就其德始二母初載家未大窶也及中葉耆老既逝諸子分析則家益落又大

遭歲荒二母相與拮据食其貧甚困一日張母見院內有老怪奔告胡母密識其處明旦將視之張母曰此或金銀之氣也不宜洩胡母曰第極觀之果金銀則埋之耳至掘果銀也於是姑婦相謂曰勿令人知之勿令兒見之見之將損其志而人知之將為吾禍也則仍掩棄之晏然以紡織食其貧焉蓋張母之事胡甚孝胡母嘗病藥之罔瘳張母祈於天請以身代一日有信道姑過門見宋公病狀瘳曰我能療之家人不信道姑曰姑試之不責汝謝也投藥一丸尋見效於是張母請藥奉其姑亦投一丸而病良已驚喜顧謝道姑則道姑已去不見咸以道姑非常人蓋張母孝感所致也宋公有友楊可者雅重宋公饋之金宋公以告母母曰夫人重汝者以學行也今無故而受人金此無行不可且吾聞受人者畏人汝即貧奈何使此心畏人乎幸不受宋公年十五補廩生有喜色張母罵之曰孺子一入學而喜異日必不大矣及年十七補廩則張母又謂之曰汝未學何以遽廩食迺非福也常曰孟母之賢吾愧之然孟子之孝汝既

也今日考子他日忠且可不知我嘉靖庚寅
母病年張母侍藥晝夜不寢及卒哀慟毀瘠三
年免喪猶服純素往張氏服其夫也三年免喪
即衣純采及是人問之曰何前後之異曰吾嚮
者不飲傷老姑之意迺今則未止人純素其宜
爾又何問乎蓋後四年而張母亦沒遺言宋公
曰吾兒必且入仕入仕其母久戀勢位治家當
儉示子孫母今驕奢遇事有不合意當安義命
毋怨天尤人其永言念爾祖祖母若爾母之辛若
始胡母任時仁其親戚親戚多至門存問者胡
沒而鮮有至者馬憚張母之嚴也張母有弟曰
俸為國子生其來見一損而退或侍立至不數
仰視其嚴如此以是宋公自少至長亦寡遊從
不妄與人交緣母氏之教也又後十三年為嘉
靖丁未宋公迺舉進士選為戶部四川司主事
滿秩始推恩其父母馬先是有司以二母雙
節上之朝朝議嘉之是時張母存也以年未
應格則先旌胡而下有司為張樹扁以俟年
及而旌也迺張母竟逝不待及是勅贈張氏
節婦安人玉音曰盡蘋蘩之義有相身之節

天津縣志

卷四

三

人曰張母雖不及旌迺其哀榮備矣始胡氏而
女一適姚生曰時雍為善士一適李生曰承選
承選亦舉嘉靖己未進士與宋公後先追翔仕
路云外史氏曰夫古今之傳烈女多矣莫結
於六籍六籍者莫如宋伯姬其仁聞于鄰國
其節逮于火春秋賢之迺今宋氏復見雙節
之於王胡圭而張璋胡温而理張鎮以栗非夫
昭代光霽氣完而河洛土中壽能產茲懿美若斯
之烈哉威矣威矣諦觀二母行事與古高行種
種相似即不聞母知書通古事也其粹然出乎
天性非有所師教甚明至純采純素以用禮則
可謂曲而中矣蓋純德之後以繼世蒙賢固不
易也吾觀宋公所至以廉白仁惠垂聲治東昌
東昌之民尸而祝之徧於所部直道不容量移
吾温其治效循良蓋著至言勢位進退崇卑人
知不知之際洎知也斯其無慙母訓哉漢人有
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矣

大宗正西亭公讓田序禮部侍郎祥符玉陽

一柱

國家展親賜履損益前代之制自諸侯王而下歲食郡縣租無分土然往往有子粒田雜民間其賦稍輕而無他繇稱兩利云初沈丘主府田在延津縣者五千畝有奇延津縣土故瘠沙鹵相望籍府有司行均田法視地稍墾治者盡履畝入佃戶多失其主名間有存者又皆以逋負逃去前後更數十令不得已則令邑民均輸充舊額邑民生坐是告困相率質成者數矣至嘉靖壬子沈丘以用訕今宗正西亭公始出千金易得之居無何邑民復撫前事以為言有司踰數歲不能決公一日謂人曰往聞讀春秋則天下事無難處者吾讀春秋矣幸藉國家寵靈歲食縣官甚厚其恐復股民以自封且主上神聖初御塗即下詔蠲郡國租弛苑囿之禁以業貧民吾愧不能佐天子憂生民獨奈何與延人競尺寸乎延人吾人有彼猶存此也乃移書有司請盡捐之于時行部諸公咸高公之讓而邑

延津縣志

卷四

十一

之鄉大夫謂公有大造于延民也屬余紀其事余惟公言春秋請以春秋對春秋之言爭田者多矣姑置勿論即鄭莊叔段非所謂兄弟戚乎段為邑至于廩延莊不能訓而克駟之譽君子譏之延津故廩延地于公非兄弟沽市以千金又非謂既脫棄地也公涉世之末流而孳然不滓人方務爭承之以讓入方競利棄之如遺則是鄭莊不能施于弟者而公以施于延民叔段所不能得于兄者而延民能得之于公諱不難哉夫虞芮為周異姓國非有葭葦之親肺腑之託也一安于無爭而說者至以為成周受命之應鄉使一出於茲斯麟趾之屬又何稱焉主上登咸三五無異成周公以宗室長老首敷虞芮之讓則所由揚主德禪聖化勵薄俗以風勸諸藩蓋一舉而眾善具奚啻決窮民已哉語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日文納馮讓之說而市義于薛彼即翩翩佳公子徒豪舉耳猶然聲施于後世公務大體區區退讓豈欲以是博名高然延民何心利于已者為有德行且謙義無窮名與天壤俱歟又愚辨田之在延與否公也